

帆足先生文集

二

中

文 詩		
版冊	卷記	號冊
三	一	三七
學校	縣中	滋賀

四  
号

717.6  
558  
vol. 2

校立彥

印

序

帆足先生文集卷之二

七夕中秋詩序

戊申之秋。公首唱為七夕及中秋詩。使群臣嫺詩

者和之。皆自書以為一卷。命臣萬里序之。臣萬里拜

手稽首言曰。夫詩者聖人之教也。所以察人情而居

醜夷之間。不可不學也。今詩猶古詩。而偶儷之整。宮

商之調。其難有加焉。苟非專精致意。未易善也。今此

上

卷之詩固善。然其進之未止也。亦曰。有遺巧。數年後。公及群臣觀此卷也。曰。此何比興之未道。而詞藻之未修也。屏不欲覽。是其進也。將母曰。曩者之為如此。其麗。今不能也。此其廢也。臣請以此徵他日。亦公力學之意也。

重陽十三夜詩序

縣象易次。何天運之不已。司曆班季。矧秋序之易過。喜重陽之嘉名。偉弄月之幽致。登高能賦。山河助詞。客之華。闕筵有賞。雲霞益騷人之悲。金風興而百穀

登。白露降而萬物輝。維君公之雅好。發穆若之清唱。夫群臣之賡歌。颺皎兮之妙詠。競榮華於蘭菊。比綺麗於河漢。龍山可追。梁園曷怍。秋愁也。宜其心之或悲。詩至也。亦其情之所至。後之覽者。將有感於此卷。

蘭室集略序

昔者夫子生衰周之世。躬神聖之德。學而不厭。教而不倦。經以六經。緯以六藝。志仁而由義。以垂教後世。隣並之邦。夷貊之鄉。其所以明彝倫。叙政刑者。皆莫

不由。可謂盛矣。蓋六經學者所共由。而生民之教。莫以尚焉。至秦時。恣其私智。患儒者據古而非今。舉經藉而火之。聚師儒而坑之。天下潰亂。秦遂亡矣。漢興。除挾書之律。六經復出。而壁藏取亡。諷誦取傳。殘缺不完。當時師儒亦故墜之不遑。專治一經。不能決洽。其為言也。徒務碎義穿鑿。無取凝定。漢氏之東。賈鄭屬集諸家說。作為傳註。而後學者始得周覽諸經。然其言泛而少要。蕪而不治。故英傑之人。已疑其迂。而不道。明敏之士。亦耻其陋。而棄之。方共保權詐。而溺

文辭。後世之弊。士至以明經相詬病。道術之汙極矣。及至宋程朱二子出焉。修治經藝。闡發幽蹟。大義之明。昭昭乎猶揭日月而行也。且其行己之嚴。去就取與。必以其道。天下方共宗之。而獨惜古文未明。訓詁多謬。且降在李。世禮樂崩壞。無以自修。則姑取其近者。由敬以正其身。主靜以定其神。亦其守約也。近世儒者。或疑其謬於聖人。務紕其言。而無所易之。則流漫之志。荒肆之行。於是乎作。豈不惜乎。若夫大雅阜爾。無所偏倚。其唯蘭室先生乎。先生篤信聖人之教。道

濂洛之學。闕疑而執中。苟可以裨教道者。佛老之籍。蠻夷之言。莫不蒐羅。而未嘗眩博而立異。有裁於其中。秩如也。其所著詩文。先生在時已刊行於世。先生歿。嶋君祚輯其遺稿。手書成帙。屬余校讎。與先生嗣子永策謀將刻之。使余序之。夫學莫便于近其人。豈非荀卿之言乎。講論於一堂之上。憤懣必啓。循循然誘其所不至而進之。親炙之善。不亦宜乎。雖然。地有阻隔。時有先後。學者必欲求良師事之。不可得也。其人雖亡。而其書在焉。苟誦其言而繹其意。千載之前。

萬里之外。所謂聖賢君子之人。溫乎其容。藹乎其言。如親接之。如在左右。誦數之於學。豈曰小補之哉。先生之歿久矣。善誘之厚。與夫德行可矜。式于人者。皆不可得見。所可見者。獨其言耳。培于根者。必澤于華。蓄于內者。必形于外。德義之存。其言純如也。如先生之學行。清而有容。達而不流。上信于其君。下孚于其民。故其見文辭之間者。雖卒爾小言。少不為訓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是之謂乎。讀者能繹其意。有以自善。庶幾可以不負先生之教乎。

騎法書序

村岡子選自江都。君闕少事。盡發其所受師騎法書。取可教弟子者。附以已說。及諸州所產馬形性之異。彙為一卷。使予序之。村岡子世以騎祿于木藩。少學騎於福田子。實為大坪氏法。及福田子應尾聘。使村岡子代教弟子。徙家江都。且三十年。村岡子之東。予尚少。不及聞其說。及西歸掃墳墓。留數歲。時來過我。談論甚歡。因得聞其說頗詳。其言曰。騎法之興。蓋於中古。據鞍總轡。有六寸之規。通而均之。有三齊之度。

步驟節而銜體正。是而已矣。然馬有俯仰之形。性有驛驚之異。必也因其形而設之度。循其性而致之能。教順已至。而後可以盡其材。而登之用也。世之騎者不然。促其轡以束其形。局其步以視其整。強以其形之所不便。望以其力之所不能。苟有不服。敲策傷吻。以威劫之。以求已欲。為之智未喻于刑也。而畏其痛。於是乎奔逸踴躍。逆銜竊轡。未成其材。而中道敗者過半。蓋出于不得已耳。古之人有言曰。難益難。易益易。亦得其道之謂也。予退思其言。先王之道。必教而

後刑之。未嘗以威虐先之。村圃子之騎。蓋進于技而  
幾于道矣。顧其為人剛直。不肯自屈。取容於世。是以  
抱天下絕藝。落莫然。少取遇合。予已重其人。而又憫  
其以耆艾之年。奔走道路。不能安父母之邦。遂次所  
聞。真諸卷首。

解剖圖說序

人之有技巧。必因其物設之度。從其形導之勢。而後  
其成可觀也。未明其形。而曰予能利其用者。非妄則  
謬矣。暨之於臟腑脉絡之形亦然也。靈樞有解剖而

視之言。則彼邦上古蓋亦從事於此。而其所命五臟  
六腑。形名粗備。多所遺失。創事之始。力有未周也。後  
世怠惰不能繼述。獨王莽獲翟義黨。使太醫與巧屠  
共剝刺之。以竹挺導其脉。亦曰與古同而已。無所發  
明。加以漢氏以來五行之言盛行。人舍其物。徒徵其  
書。侵淫委靡。愈詳愈謬。近世鑿師謂無益於事。舉而  
棄之。亦其宜也。吾儕已嗜窮理之學。又取西書讀之。  
觀其解剖圖寫纖悉。頗思有所驗。未能驗之於人。逮  
而驗之於獸。獸之於人類耳。然俯仰之異形。筋骸之

殊東大同小異。不能無不察也。如夫藥石之為齋。已  
晰疾病之應。並血氣盛衰而時之。普暢而行。以合天  
機。念瀆之所止。腐敗之所食。取概而止。未嘗屑屑焉  
縷舉而後就功也。至彼縫剝割瘤。用巧冒祭之間。失  
之芒忽。其繆則大矣。豈得不精且慎乎。村上玄水素  
精於鑿。又喜西人之言。國有重囚罹刑者。請得其屍。因  
與其徒解視之。終次其說。并圖其狀。以為一編。使予  
序之。予受讀之。徃徃與西人之言不異。其精可知耳。  
然予之於解剖。有未暇。則精之又精。以致其用。不過  
望之玄水他日勉勵。以有自進也。

送吉良子禮序

學所以稽古而治今也。人生自兒童至成立。其所能  
識。不過二十年。游涉之所經。多不過數百里。耳目之  
聞見有涯。而所遇之變無窮。不覩於既往。何以得事  
有考。而合其宜哉。讀書而為學。古已有之。况乎後世。  
載籍已博。夫聖賢之教。與治亂得失之故。皆在此。則  
雖有英才。苟儉於學。必不能無陋。書之為物。藉文字  
以立。天下之國異文。其達意一也。故及得異邦之書。



苟可以裨化利民者。必譯以其語。寫以其文。使人易通曉。以便於學也。本邦上古時無文字。及聖人之道。東。典藉初傳。即就其文。譯而讀之。蓋不得已也。蒼頡制字。以言不以音。本邦因而用之。書記以通邦國之情者。必用漢文而行之。文字已繁夥難記。而當時言語尚簡。譯不能給。義異而訓同者甚多。且風壤已異。舉言先後不同。故所為漢文益謬。不能雅正。是世俗之文所以生也。加以國字已作。和語之文出。人趨簡易。益不勤于學。其卒非師儒不能讀。先王之藉。時接

戰國。群雄並爭。文教墜地。詩書之學。舉寓於僧徒。莫知之講也。及江都興。天下定于一。至治隆洽。亡兵革之災。二百餘年。偃武行文。學術又興。方今闕闕藏詩書。而儒生坐。惟教授者。遍於郡國。然而教化未明。人材未盛者。苦於典藉難讀也。夫率天下之人。為譯胥之學。積以歲月。始能有成。豪傑之士。固迂不肯為。而下愚之資。亦沮而自廢也。上古時因漢文而用之者。無國字故也。後世國字已作。和語之文已出。而不知所以變之。因循不振也。故方今之務。莫如以所有典

藉譯以和語布之邦國。則學問之途闢。而治化益隆。若迺察微眇辨紕繆。以正其譯者。師儒之任。非人人所能務也。然詩書之文。艱奧難明。史子亦廣博難周。則非博洽之士。明乎道德。邃於文辭。強力不倦者。安能稱此任而無憾哉。予嘗持此說。而學淺材薄。又以病廢於世。不能有為也。子禮少從予學。聰敏有材。六經子史。皆通習之。力而不怠。庶幾可以當此任乎。子禮方登庸為近臣。常從朝江都。奉職之勞。道途之勤。未嘗廢於學也。今年又將東。予恐其久而怠也。故作

此文以勉之。

并樓纂聞序

丁酉之秋。柳河岡生踵余門請受業。余以其未嫻文辭。授以屬辭正譯法。因解裝得其友笠間子恭輯先侯遺事數卷。所徵書策多耆老傳說。詳實可喜。與野史浮誇不同。余已卒業。喟然嘆曰。孔子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文武之道。不可偏廢也。秦任私智。盡滅先王法。郡縣為治。文武異職。然漢氏之用人。猶隨其材任之。文武之官。無有專資。魏晉以來。士之為進

取者。詩書介冑。驟有素習。不能相易。其弊雖有忠義之士。能殺身取仁。不能當敵有所摧敗。亦匹夫溝瀆之諒耳。獨蜀之亾。諸葛瞻及其子尚死于行陣。清人取高陽。孫承宗子孫十七人皆戰死。豪傑之士教其子。固與流俗異。本邦封建諸侯。士大夫世祿。兼資文武。其所以自修。猶三代之舊也。然而曩時之士。材能已高。行義淳備。可矜式後世者。宜莫楠廷尉父子若特惜水蘚之史太簡。不足以發其美。嘗欲取其逸事編撰為書。老且病未能也。見梅岳子事。豐猶楠公在

南朝。崎嶇敵國間。百戰以立。改名自表。無所降屈。迄令二百餘年。猶使聞者感奮興起。如在且暮。天叟子之守巖屋。其士僅八百人。豈無一濡忍苟免之人。及城陷皆效死不去。亦與楠公湊川之事無異。是其忠義之氣。固足以率之。而人不可忍勞也。且二子皆豐先賢後進之士。所宜亟稱述。遂與一二門生謀。寫以漢文。使可誦習。以授子弟。名曰并樓慕閣。并樓立花城。所據山名也。巖屋事別為一卷。以附其後。夫二子之事宗國。已盡輔相之義。豐人無不倚賴焉。平居自奉

節約。內無姬侍之喪。外無華侈之玩。其遇士備有恩意。人樂為之死。及梅岳子歸葬。敵人不忍。以一矢加遺。天叟子之死。獻其元。薩將下床禮之。自非精忠動人。何以能至此。至以寡當衆。量敵制勝。未嘗敗北。二子功烈之盛。世所共傳說。亦其餘事而已。讀者不可不知也。

### 窮理通序

易大傳有窮理之言。亦謂卦爻間盡進退消息之道耳。董仲舒春秋繁露。始論風雨雲雷之故。是窮理之

尤古者也。然未聞有繼述之者。至宋程朱二子為窮理學。後世儒者舉宗之。明氏之衰。西學始入。唐游于六揭子宜屬皆治其言。然當時西人之學尚簡陋。未見其超宋氏而上也。吾豐學山先生夙覃恩象數。著書數十萬言。陰陽之運。幽明之故。莫不明晰。勝宋明之言遠甚矣。蓋西人之學。積累而進。日就月將。明季以來。可辟鬼之論。天缺夫列鬼之比。星波意玄斯之筭。下降奈端之微牽引。花彙雌雄之辨。氣水分析之方。其在器械也。顯微之鏡。排氣之鐘。層累生焰。

之柱。升降候兩之管。其便學而益智。亦非東方所能及也。當先生之時。其言大備矣。先生亦嘗再遊長崎。從象胥咨詢。象胥無有能通其學者。當時習星曆者。亦徒守舊說。罕有發明。先生常以為論天莫善於詩。日質之麻田剛立。剛立答以未達。及其著書。不得已從明李觀采。故立言雖微。不能無瑕疵。西人之學固精矣。然其人推魯。且於算數或有未究。故測驗之。所不及精微之域。其言往往晦而不明。鬱而不發。大塊之所以生。星行之所以成。側圓地球之廣狹。海之二

潮。磁石之指南。大氣二質之用。火之生燭。及人之氣息。是窮理之言尤大者。率皆支離乖繆。不可不辨也。夫人之始生。與鹿豕群。猿獠之與居。然以其有神明之智。有先覺者出。立厚生利用之道。設孝悌彝倫之教。郁郁乎其盛矣。當今之務。宜明小物而登之用。是窮理之學。所以興也。以天地之大。萬物之夥。欲物求其故。猶秉燭於汪洋之野。其所照跬步之間耳。而曰是非人之所能也。不肯學。其不躋堙而陷淖者。幾希。余之壯。著窮理通數萬言。蘭室先生所為作序也。已

而以其多紕繆毀之。四十餘得西籍讀之。寒鄉苦無善師。唯就譯語搜索。意倦則止。積六七年得稍通其義。屬承乏劇職。棄而不治。去歲乙未。以疾致仕。乃取西籍數部譯定。芟繁紕繆。附以己說。仍名曰窮理通。置先生序於簡首。示不忘本也。夫學天文地理。宜道算數。否則如耕無耒耜。闢無兵甲。何以就功。然當今後生多不學數。鉤股割切。輒苦難解。故言繫數者。概闕不錄。窮理之言。譬如積薪。後來者居上。西洋名士所論撰。未及百年。乃成廢棄。况吾儕講經之餘。力不暇

給。加以家素貧。器械無所有。文籍亦從人新借。欲有所博考。勢不可得。即如此編。姑以教蒙生。豈足以陳違者之前乎。且西洋之為國。其俗妖惑迷亂。其人剛愎不仁。唯利之視。未嘗知有聖人之教。而君子尚有取者何耶。夫雞司晨。而老馬知道。雞馬之智。非勝人而上之也。彼固有所長。稟之于天也。故君子之取于西洋。未技曲藝。亦雞馬之用云爾。學者或悅其言之。頤而儀之。是已非國家立防之道。而舍華之夷。亦不免春秋之誅也。

遠思樓詩鈔序

余平生不喜讀清儒詩文。彼其毀弁充衽以從胡狄之俗者。非中心樂為之也。蓋又遇時不祥。無所託身而然也。上之不能有夷齊西山之節。下之又無魯齋行已之義。不過從事科第。弋取富貴。以為妻孥之養而止。中已不自憚。故發為文辭者。其氣萎靡不振。其言流遒不及。優遊自逸。以鳴其豫耳。其趨雖卑。其情亦可憫也。至東方之人。進退不累於道。趨舍不衡於慮。而其言詩。或喜保清儒。宣取其新出。少知以誇人。

抑亦意有所陷溺。而不自覺也。廣瀨子基鎮西之善詩者也。自中州以詩名家。皆不能及。門人相與纂錄刊而行之。問序於余。余之於詩。所謂不知而為之者。安能贊子基。然少遊日田。得見子基。視其為人溫厚長者。恂恂然不以其能驕人。今取其詩讀之。新而不詭。近而不褻。有巖居高士之操。可謂能拔流俗。不為其所污。苟使學詩者。聞子基之風。其疾庶幾有瘳乎。是余之所以樂於有言而不辭也。

上古之時。民之初生。與禽獸異者幾希。然以其有天命之性。秉彝之心。有神聖出。為之君師。誨厚生利用之道。設孝悌彝倫之教。理之爭訟。使無鬪亂。農之服田畝者。因貢其收十一。奉之以自治。是租稅之所由生也。尤賢者為天子。次為公侯。又其次為士大夫。各奉天職。以治其民。班爵之崇卑。頒祿之多少。於是乎生。故君之使臣。必以禮。有功賞之。有罪罰之。不措喜怒於其間。臣之事君。必以其道。道合則仕。不合去。無保祿罔利之心。今之公侯。何曾不然。豚土開國者。必

有戡亂去殺之德。其輔之者。亦有陷陣搴旗之功。君臣戮力。以治其國。道合則仕。不合亦去。未嘗屈節求利也。古之去國者。必以微罪。不揚其君之過。後之去國者。或荷槍擔銃。以武事君者。必以武終。勢不得不然也。今也。昇平二百餘年。上下怠惰。不能治其職。公侯皆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頌美之聲盈耳。未嘗聞其過。溺聲色。悅馳獵。逸遊驕樂。恣意于倡優侏儒之間。視其臣下。食干已者。如奴僕。然甚者。呵叱鞭笞。與犬馬無異。世祿之臣。亦皆宴安自佚。不能學



問講習武藝。以蓄國家之用。苟喪秩祿。不免窮餓。為  
溝中之瘠。故其行已有苟賤不廢之心。而無公忠奉  
上之節。阿諛逢迎。以希升進。欺詭隱蔽。無所不為。驕  
奢之君。惟其言無違之求。其臣有忤。必勃然怒。再三  
以黜罰從之。於是乎其下恐懼秘閉。比周相詔。必以  
府庫之材。恣其君之欲。從盜竊之。夫一國之人。已相  
與隱匿行私。雖有聰明之才。強察之資。誰與明之。君  
取一。臣取二。庶人之在官者。取十。小之國。貪財窮  
倉廩空虛。貯蓄散亡。有公侯之名。無公侯之實。在平

世猶且蒼黃四顧。不能支。若邊疆有事。欲充兵賦。具  
糗糧。從事軍陣。不可得也。大之其下之取。為罪惡貫  
盈。苟發露。將有駢首之誅。天下治平。勢不得背叛。詭  
譎秘計。於是乎生。耽毒扼昧。於是乎行。人之情有惠  
賜。必思報之。况累世之君。至大逆者。畏死耳。方令三  
百諸侯。君臣莫不以財為恤。而槩皆借其臣祿廩之  
半自益。猶不足。仰給於商賈子錢之家。能以租賦之  
入贍其用者。絕無而僅有。是君臣皆失其道然也。詩  
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是之謂乎。然則為之將如

何復其本而已。其君恭儉以臨下。言之逆耳。必察其忠而舉之。言之諂諛。知其將陷已而黜之。一肉之食。大布之衣。寧不廢政。田不妨農。懷明恕可報之意。行仁愛厚下之政。夫君猶表。臣猶景。表正景從。正其大。夫必負信奉職。吏士清廉畏法。國無盜賊之臣。野無凍餒之民。風俗淳朴。治化隆洽。其下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功名藏於庫府。德教延於後世。與其財用窮竭。上負藩屏之寄。下曠循撫之職者。不亦遠乎。長公子聰明好學。仁厚愛人。今茲乙巳三月。將從公朝。

江都徵言于臣萬里。萬里不肖。嘗承乏大夫之後。材質庸下。重以疾病。無以供使令。今已耄荒廢於家。無所聞知。徒擇平生與子弟講論者為獻。冀可以當瞽史之規乎。

會景堂記

夫士之立本朝。言聽計用。利澤降民。百姓仰之。親戚交游。稱之。有廩祿之富。車服之寵。使令之奉。功名昭於時。德教延於世。士大夫東脩事君。是不其所豫期乎。然材有高下。時有過否。不可幸而致也。若夫耽山。

林之樂。飽昭曠之觀。漁釣采藥。以求適其志。此逃世  
自晦。長往不交者之所好也。是二者。士之所以處其  
身者。而勢不可得兼。何則。出處之跡異也。其能兼取  
而兩有之者。余獨於杉原大夫會景堂見之。豐之東  
面。負山抱海。其山鶴岳最高。峯巒秀拔。吐納雲氣。以  
兩四邑。類為南北諸山。障列碁峙。高卑相仍。皆際海  
而止焉。瀕海建國三日。日出居中。當海盡處。東南走嵯  
峨關百五十里。東北走竹田津亦百餘里。其間方廣  
數十里。詩人所謂豐海也。沿海之地。肥沃宜稼。其民

田稻而席坐。山饒薪木材竹。海有鯧緇鯪鯉。棘鬣王  
餘竹筴之魚。及他鱗介甚衆。小民所業至足矣。富者  
則廢居行舟。轉販傍州。碧瓦粉牆。隱見於蒼莽間。傍  
岳諸邑。有湯泉數十泓。遠望氣如匹練然。熱者可炊。  
溫者可浴。浴能治病已痛。春夏之交。四方之人。羸糧  
來浴者甚衆。大夫宅在城西。其堂臨海。前所舉者可  
顧眄盡之。至春秋晨昏之態。陰晴風雨之變。及夫人  
民所資。異作珠觀。雖親登其堂者。猶有不能盡道者。  
其於山海之勝。臨觀之義。宜無所多讓焉。日出之為

國。斷長補短。方五六十里。有民人。有社稷。朝覲享聘之事。大夫之職。統率百司。出納諸政。一身之所任。國之利害得失繫焉。其於仕官可謂榮矣。是豈非嚮所謂兼取而兩有之者乎。大夫則曰。吾之此堂猶傳舍也。易主多矣。其居此者。公忠奉上。屏除勢利。心思清明。從容自得。而後山海之勝可樂。爵祿之榮可保也。若夫專權恃勢。貪婪無厭。政以為己。賞以為人。內苦其神。外拘其形。民叛神怒。刑誅之不免。又奚樂焉。其不可不戒。大夫溫恭清儉。不敢以爵祿驕人。而其志

又有以規於後人。德之及物也遠矣。不可不記也。余既羨此堂之勝。而竊偉大夫之志。及其徵文。遂次其槩以獻焉。

桂園記

高倉精卿自名其居曰桂園。蓋取招隱取謂桂樹叢生者也。謁余記之。高倉氏世為小坂村正。及精卿之父。大興其家。益築室屋。垣墻修治。精卿克繼其業。而拓飾之。夫日出之去小坂邇而已。然國有禁不得私踰境。余亦湛於疾病。未得登精卿之堂。觀其面勢與

結構之美。而經途所由。必嘗屢道其邑。則山川之勝。臨觀之槩。亦可得言也。精卿家在高平山下。岡巒環匝。林叢相屬。獨缺其東。則海渚也。通道在焉。山間之地頗曠。原田間錯。溝渠灌溉。每農月。田畯履畝。婦子餉野。禾之羨惡。農之勤惰。皆可坐而取之。其於奉職帥民。可謂宜矣。今州郡隸縣官者。槩去治取。遯遠。又無兵衛之設。勢不相統攝。民不稟畏其長上。所謂村正者。亦督租賦。謹期會而已。至閭里之奸。風俗之壞。槩不能治。奉法令布其邑者。亦郵傳自居。黠者則

煙雲開闔。使觀者仙仙乎有凌雲之氣。忘其在市井也。夫纖嗇者致富之源也。而驕樂者贍財之容也。世之富者。以其餘之宮室之聲色之宴樂之博奕。湛溺不反。能久而不敗。其業者鮮矣。鈴木氏獨以風流聞。不為貨利所溺。其家益富。其操益正。是以能守其業而不墜也。鈴木氏世為坊長。其老致事者曰鷺洲。與余相識。請名其樓。余已善鈴木氏之為也。遂取李太白詩語。名曰攬秀。併為之記。

士寅西庵記

壬寅十一月。西崦室成。徙居之。其地兩山夾起。竹木  
叢茂。一徑西出。舉足稍高。數百步。林盡豁然開明。如  
發蒙振落狀。又百餘步。始得其巔。有怪巖巨石。喬松  
十餘株。旱歲。村人之所祈雨也。有泉出蒼翳間。尤清  
甘。堰為陂。廣數畝。瑩徹見底。絕不生魚鼈。其委東流  
經廚下。飲食澡浴皆資焉。取居已高。每雲氣晦冥。十  
步之間。不相見。稍晴。其行林壑間者。如蒼狗。如車蓋。  
須臾馳去。疑如可攬而囊之者。家人不得啓戶。啓戶  
雲即至。入衣被皆濕。紅紫之服。未經數月。色盡淪。冬

寒尤烈。遍地凍起。如及銚。長七八寸。鋌去其下。盡燥。  
如未嘗有水者。野多薇蕨。山多薯蓣。禽多子規黃頭  
鳥。黃頭鳥以仲春始鳴。直至七月止。子規則以四五  
月之間鳴。每二鳥悲鳴。如相酬然。終日不止。亦山居  
一適也。地多竹。燒筭食之。可以充野人珍味。而比年  
竹疫無復萌芽。俗所謂到處皆熟燉上。真可笑也。田  
瘠少所宜。獨宜躡鴟。畝收數石。室負陰而面陽。林巒  
周匝。東北一隅獨缺。東距國門二十許里。而樓櫓市  
街。為東阜所蔽。不可得見。獨北郊之外。佛寺民屋。樹

木原田。平生所遊戲。皆歷歷可辨。益遠益曠。以至疏  
黃之洋。外與天際。去市十餘里。酒醬養生之具。皆不  
易致。諸生來學者。築室山下以居。亦蠶食菜羹而已。  
予老且病。猶偷廩祿。為公家費。其來居此。意就閑曠。  
茅茨米糲。僅蔽風日。但苦高寒。如朱考亭雲谷記所  
稱。非骨強神王者。不能久居。姑記其槩。以備他日有  
問者。癸卯閏九月記。

土屋生碑銘

土屋生名元良。字子厚。其先世事本藩。督鳥銃卒兼  
贊御。祿至百七十石。祖及父皆早卒。仕不顯。元良二  
歲喪父。贅長姊婿。以嗣。姊亦幼。未婚而出。喪祿。以其  
先有勞於公室。賜元良七人之餼。奉祀。依舅氏以居。  
十餘歲。乃寓于家讀書。元良幼劣弱。殆不能為人。及  
長。果敢有力。以其家中衰。欲自振拔。刻苦讀書作詩。  
旁學九章算術。能置虛算。命益一人之餼。文政庚辰  
公新就國。命為侍臣。益感激。居次有恪。適得寒疾。已  
瘳。起從公事。觸冒風寒。疾大作。九月二十六日卒于  
予家。年僅十八。納采角野氏。未婚。贅少姊婿為嗣。死

之三日。葬仁王村先塋。予已傷其發。沒不能行其志。而慚慎疾之或不周也。為銘其壙曰。

藥之無咽。

號之無聞。

齋志以歿。

天耶其人乎。

賀來千里墓碑

君諱曠。字千里。號有軒。前豐佐田人。其先出緒。方惟基。四世孫惟康。始事大友氏。食後豐。賀來鄉。子孫因姓。至二十四世孫鑑保。為清田相摸。守所襲。死于賀來城。其子惟綱。及弟景吉。與家人走伊豫。已而還前

豐。寓其族全慶所。全慶滅。隱廣谷村。以卒。無子。弟景吉嗣。四世至君。考惟矩。君其第六子。生有異質。喜怒不見色。人皆以為癡。而強記。所讀書。過目不忘。其宗請以為嗣。禁無得讀書。則夜就月下。諷誦。其家惡而出之。長兄基正。乃携謁洞仙先生。受業。年十七。居數日。先生稱其材。屬家貧乏資用。親馱衣糧于馬。以從事。事先生七年。三覲省而已。先生沒。學醫于後肥。又東遊京師。受本草說于小野蘭山。蘭山多蓄草木蟲魚之乾腊者。以教弟子。弟子能睹記。率日不過十



數。君所識且百種。居期年歸為鑿於高田。乞治者滿門。君性豪爽。喜周人急。甚於為己。不為蓄積計。食客日數十人。與人交。開口見肝膽。無所隱諱。有聘召即以疾辭。初洞仙先生為窮理學。著書數十萬言。天地之所以立。日月所以不墜。陰陽消息之變。風雲霜雪之化。以至入之所食。息死生。皆莫不備。辭費而義隱。自當世宿儒少能通曉。君能推其說。以為鑿。原疾病之所因。生藥石宜補之宜。能為奇中。治病即驗。弟子學者從微之。遂不能及也。為人請來日出。必過予語。

未嘗不移晷。嘗與之野。左右撥草木芽菜。辨其形名。肥瘠寒煖之異。性功所宜。甚悉無窮者。君少家中衰。盡喪前世資產。君與同母兄惟秀。言其志。惟秀欲興其家。君則欲為良墾。已而皆如其言。文化十四年。高田大疫。衆暨懼其易也。莫肯為治。君獨診視救藥之。遂得病。三月四日卒于家。歸葬佐田先塋。娶日野氏。有二男。長曰佐嗣。李早夭。日野氏卒。繼娶鈴木氏。生一子尚幼。門人御堂直等謀樹石表其壙。問銘于余。余已素與君善。又不識其不肖。托以教子。故為之。

銘曰。陰陽授形。人物正其天。木悔不怠。以奏雨勤。既潰干成。休于此塋。

白河士萌墓碑

君姓白河。諱明卿。字士萌。震載其號。其先姓吉原。世居後豐高田。至祖美堅。廢居積財鉅萬。家僮數百人。富聞隣國。美堅長子曰心閑。喪明不得嗣。弟美政嗣。實君考也。娶坂西氏。生九子。君其第六子。心閑好音。善箏三絃。納贊為檢校。賜姓白川。無子。以君為嗣。君

年甫十三。踵思堂先生之門。受業三年。遊前筑學。暨於足立春亭。數年。又遊京師。已歸。為方於其邑。以精良聞。屬宗家衰。嗣子亦幼。君攝其家事。撫養子姪。備有恩意。文政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以病卒于家。年四十二。葬栗山先人之墓側。娶原口氏。有三子。長子洋嗣。次女未嫁。季女夭。君隗岸負氣。與人談論。無所卑屈。有不中意。或喑鳴呵叱。皆逡巡引退。莫敢與抗。喜客。客無賢愚。皆盡其歡。日擊鮮供具。其家雖毀。不顧也。君已豪邁。然惡世醫事。古方者。不察病之虛實寒

熱。即飲以毒藥。動致危殆。故為人診病處。方尚和柔。未嘗以剛齊傷人。蓋其長也。不察余不肖。已使洋從余學。遂為通家。相與親善。既葬。洋問銘于余。其辭曰。惟君之先。貨殖自致。有不能繼。乃以技逐。奕奕士萌。夙見雋異。其命不長。克行其志。天道沕穆。孰知其紀。或壽而辱。或夭而肆。嗣子孔勤。有繼其譽。友生擇言。敢告幽墟。

佐藤強卿墓碣碑

君諱勉。字強卿。號淳齋。本姓若松。考諱利房。生十五為佐藤政芳所養。配以其女。為嗣。遂冒佐藤氏。佐藤氏世家頭成。仕微祿薄。政芳務為節約。奉公之暇。手耒耜佃作。以殖其財。遂以富給聞。屢獻金以助公家之乏。逮君襲祿。亦廉儉自將。數有所獻。少事蘭室先生。講論經藝。作為文章。手未嘗釋卷。以為士已學而不通當世務。豈可以為治。乃竊購江都讞史律令。繕寫去之甚多。嘗上書大夫。言政治所宜急。事秘不傳。文

政七年。進秩為中。扈從。徙家于森。以疾請老。十年十月十日。卒于家。年六十一。葬于名草丘。生男逸恪及八女。逸嗣。二女蚤卒。其餘皆嫁為人妻。獨季未適。君學問博洽。無所不窺。然居常曰。聖人之道。仁義而已。苟能仁。何必讀書。臨沒。病風不能言。猶書仁義字以誡其子。余十四五。從蘭室先生而學。君已翹然為高足弟子。頗相與講習。上下其論。既而先生南就。後肥聘。君亦以吏材進用。余則東西遊宦。中間三十餘年。不過一再相見耳。及君致仕。其女嫁為本藩河野氏。

婦。時來省女。為具相召。莫爵而語。未嘗不移晷。欣然忘形容之憊。而年齒之衰也。無幾君卒。夫人之處一世。俛仰之間耳。貴賤榮辱。其可以為欣感而誇毗于人者。擾擾然萬緒起。故士能全節于須臾之際者鮮矣。豈可不慨嘆乎。如君能上展材公室。下貽訓其子孫。可謂不忝其生矣。銘曰。

名草之原。夫當有臯其墳。既吉且安。

宜其子孫。

山田生墓碣

生諱某。字某。家世居中津。以釀致富。其父有三男子。生其第二子。長子多病。其父欲以生為嗣。生不肯。嘗慨然嘆曰。大丈夫當學問。以貽名于後世。安能為賈豎。年甫十四。學於磯田先生。先生愛其材。欲使為儒。強其父。其父不聽曰。賈人學問。不過減家產耳。於是生獨負笈。南遊自田。受業於廣瀨厥卿。留三年。已又從余學。精苦無比。學日進。會其兄卒。因歸會葬。其父又欲令治家事。生固請復來。其父怒。不肯給資用。生不以為阻。執業益篤。天質清羸。多疾。文政丁亥冬十

月。卒。余家年二十四。歸葬于龍渚之濱。生疾病謂余曰。某不幸將死。先生幸賜銘。以終教誨之義。余知其疾。焉以其少未遽死。曰。子強食而已。不宜有此言。既而果死。夫士之夭沒。不能遂其志者。以余之所聞見。及著于史籍甚多。余獨悲生之死。不於其家。而於余家。飲食扶養。皆不能無所缺。生則一無所言。顧獨托我以銘。我之文未足以榮生也。然後之覽者。亦有以知生之志。余之不能有益於生。獨重悼其不幸。庶幾亦由此以著也。銘曰。

丘之官官。斯子之兆。如子所期。

視於斯辭。

雲卧上人墓碣

文政甲申八月二十一日。雲卧上人卒。越六年己丑。素崇信上人者。相與買石立碑。師名日淨。字義白。家世鶴崎人。十二為僧。為僧四十三年卒。壽五十四。在京師。主深草瑞光六年。及為衆請還西。居并築妙經。本藩月光妙光立石。延隆皆八年。以予之與師善。為記其事。申之以銘。曰。十四歲。予。...

師弱為異。湛思典籍。入學於中國。

其紫日碩。深草之丘。幽人所旋。

繼其祖躅。善詩善文。旁巧草隸。

變動如神。名儒韻士。執策孔云。

西歸弘道。群萌取賴。言無誇嚴。

行無尤悔。彼曉曉者。為猶為介。

師如不聞。垣中遠外。奉其母氏。

就養無懈。惟師之道。不死為宗。

形則化矣。神則無終。廣莫之表。

妙有之中。

清風明月。

有形必照。

試舉余辭。

莞爾其笑。

土屋生墓碑

田中五竹

李其母久

上屋生名某。字某。父某。母某氏。生其第二子。總角從余受經。旁學書數。皆有可觀。家世居南豐莊內。以田業傾其鄉。又善釀。生有器局。助其父治業。潔瓶罌。視澆浙。時寒溫之節。與盞沈之宜。酒即美。保傭懾服。莫敢自恣。文政庚寅某月某日卒。葬某村先塋。自余承乏泮宮。四方來學者。無慮數百。人才質既異。執業勤

惰不同。其所成就。不能無高下。甚者踰垣墻。遊市井。盡喪其所齋。負債山積。余則謝父兄。以教導無素。及辭還家。邈然不相通問。如毒余教之不至者。動乃督責之。余亦不能知其執業。能如他日否也。生獨不然。不間歲乃來。贄其土物。執禮甚恭。予固知其為謹厚之人也。生在予家。為予種栗墻下。數歲枝葉繁茂。結實甚碩。一日無故枯死。屬聞生有疾。諸生竊相與言。栗樹枯。土屋生其死乎。已而生果死。夫栗樹之死。偶然耳。予獨悲其人已已。其所封植。亦不可復見。故及

樹石并記其事刻之碑陰。

雪巖先生墓碑

先生諱晁光字謙卿野水氏六世祖一頓齋善擊劍為松本小笠原侯師子孫從遷中津居宇佐白巖村至曾祖諱朝英喪祿以鑿為業有四子益壘闢使三子為農其季曰朝憲繼治經方娶城氏生先生先生少穎異不肯為鑿以家貧乏資寓中津鑿師征矢野氏助治藥石夜則讀書從龍渚先生受經己而遊京師事滄洲先生又從松本愚山學文辭業就西歸屬

與平侯興學進用師儒擢為文學與龍渚並命建學宮行釋菜賜金及麻衣裳初中津人尚武自龍渚及先生經明行脩誘以道術國子弟彬彬然知嚮學先生性淳質與人交無隱情不為逆詐於貧富得喪之際泊然無所動心素巧詩文亦不以此眩愚求名今之世名師儒者多務作詩賦學書畫小技互相稱譽以儲其價苟得委積以自贍揚揚如其視先生果如何也先生以明和辛卯生以天保甲午卒享年七十四葬中津城南安全寺娶片山氏有賢操生四男三



女。伯仲及季女皆大。叔理嗣。明經能屬文。季耕亦以文學仕為侍讀。長女適小幡真庵。次適大久保某。先生卒之明年。日出前大夫帆足萬里為之銘曰。

李世之人奮於利。學於雜。學務詬詆。其奮於德。忽如棄。維先生兮絕其類。繼之興者匪有戴。徵於余文。冀無墜。

王井久伴碑

翁名久伴。姓玉井氏。幼學書。已長從江都寺澤澤溫先生學。盡傳其法。道密婉媚。自成一家。至年七十筆

力益健。從學者甚多。相與謀營壽藏龍泉寺。請余文以記之。余素與翁善。嘗從翁及米良生獵於雲田。歸遇雨。息於泉村田舍。相與言年。翁長於余及米良生十五歲。米良生喜曰。吾儕猶得田獵自娛十五年。居無幾。米良生以病暴卒。翁七十餘。康寧與曩時不異。余雖德猶得視息人間。人之壽夭貴賤。又何可知也。翁溫厚長者。與人交有始終。不獨以書著。終為次其事。授其徒大石行純書于石。

矢野毅卿墓碣

君諱弘。字毅卿。矢野姓。考名正象。妣長尾氏。八世祖正房為伏見令。慶長癸卯卒。其子正照尚幼。育於母家中島氏。已長為大猷公庖人。朝鮮人來聘。駿河侯聞其善味。請視庖饌。因留事駿河。駿河國除。囚其士二十人於諸侯。正照在杵築伍中。子孫遂為杵築臣。君幼好學。年甫十四。見學山先生。先生愛其才。携還山。諷以經藝。且受其窮理說。強記過人。一過目不忘。居三年。剛健侯召為侍臣。恩遇甚厚。暇則讀書。諸子百家之言。罔所不通。或問之日星之相引。火水之

相親。金石剛柔之性。草木花葉之殊。人之所稟受。性情之異用。教道之所因設。不辭而對。不慮而言。支分節解。臆列呈露。如金有脈。鑿則得之。如錦有袖。提則成文。蓋得其故也。兄恒久無子。以君嗣。為烏銃隊長。兼國學教授攝齋御事。家素貧。又分其俸三之二以奉兄。常以腐泔雜飯食之。嘗使奴買之市。奴歸言無有。君怪之。奴曰。是驛卒買以飼馬耳。君大笑。其貧如此。然未嘗從人假貸。歲晚人皆苦於負債。君獨掩戶讀書。聞如無人。有一士豪爽負氣。在稠人中。罵君極

口。君色不動。徐言曰。僕愚蒙未達。請復言之。念戾之言。鄙野多所犯觸。不可再叙。其人大沮。自是君在座不敢肆。剛中候立。上書言事。寢不行。己而以疾罷。嘗御。無幾卒。文化丙子四月十七日也。壽四十三。葬城南久成寺。娶三浦氏。學山先生孫女也。生二男二女。長子元吉嗣。季直未仕。一女歿。一適岡松某。所著詩。丈名蕉園集。遇災而燬。獨門人所錄數十篇。尤巧於詩。善七言歌行。江都大窪詩佛以善詩聞。亦自以為不及。銘曰。爾來之邇。草木俱榮。文獻之盛。公...

學乎其博。行乎其正。若人之儀。

亦可以負。

淳心墓碑

淳心長州宇部人。不知何氏。幼入其邑淨念寺為僧。取謂真宗者也。天保七年二月。與其儕二人。墮予門。請受業。居城西梅昌院。無幾二人辭去。淳心獨留讀書屬文。視其業頗穎脫。歲幾有成者。六月上旬得病。長人同肄業者。及他學生數人。相與扶持藥之。病益甚。以二十八日死。葬蛭隘之上。及病篤使人報其家。

其父兄躡躑來視。淳心死已數日。盡一哀去。予哀其  
羈魂。藁葬。無所依賴。與二三子謀。立石其墓。且記其  
事。使可辨識。銘曰。

誰掃且奠者。

是淳心之墓。

勝田李鳳碑

李鳳諱之德。姓勝田。考名祐之。妣井上氏。李鳳其第  
三子。幼沈靜。不喜戲弄。獨好讀書。其先世以醫仕。予  
以李鳳聰敏。勸使為儒。遂專精講習。貫穿經史。巧詩  
賦。能草隸。弱冠業大成。尤邃于詩。西州名善詩者。莫

能若也。既而遊北筑。事龜昭陽。留數月歸。昭陽亟稱  
其才。至曰。李鳳之材。尚挾丹為諸生。將謀講其所學  
於上國。屬兄卒無子。仲亦早沒。以李鳳為嗣。更為醫  
人。皆惜其自棄于小技。而李鳳則曰。古今醫籍數十  
百家。治之易耳。近世即有和蘭之學。能窮理致用。冀  
遊其藩乎。乃東遊京師。受譯藤林普山。數月已能誦  
其書。剖析文義。普山大奇之。曰。予學固無師。受獨取  
譯語。伏讀之。精思十年。初如子所為。獨何乎。居期年  
歸。益自刻苦。日夜不息。遂得羸疾。文政壬午夏六月

廿七日卒家。年僅二十八。卒之明日。葬龍泉寺先塋。未娶。以宮嶋氏子正路為嗣。初李鳳兄伯麟亦好學。嘗學醫京攝間。忱直少合。處鑿負間。意頗不自得。從朝江都。得病西歸。死前備海上。葬鞆浦。李鳳東行。經鞆浦。有詩曰。挂揖衆晴破曉雲。蘋蘩何處掃孤墳。蘓秦有弟傲遊說。輪匾無兒教運斤。曾踏窮途拘驥足。苦研小技雜雞群。此生長抱終天痛。草殯魂寒備海濱。李鳳亦復早沒。遂不能成其志。余每誦其詩。未嘗不三復哀之。赤松子克與李鳳同學。材藝相如。子克

好經術。授徒大坂。素以詩賦推李鳳。李鳳東行。以其稿示之。子克贈書責余曰。京攝作詩。未有及李鳳者。如何令其為蠻夷之學。李鳳嘗曰。詩有正變。三百篇已為然。正而不化。享保以來。學明詩者貽之禍也。變而之鄙。當今詩人之陋也。若夫正而能葩。變而不流。古有其人。乃作四大家詩選。韓蘓已成。選李杜未畢。而卒。所著諸經義。詩文集。譯和蘭書數十篇。皆藏于家。遠方之人。從予學者。多就李鳳質問疑義。相與謀買石表其墓。請余文記之。銘曰。

又維子之所安邪。依其兄考。

古原生墓碑

君諱敏行。姓古原氏。杵築安岐人。祖某無子。贅栗林氏之子宗親為嗣生君。君少好數。從吉武小助學。又事本藩金華翁。受虛一諸約。招差剪管術。年三十任為計吏。退食步三十里路。就翁講習。明朝歸從事。如寔者月十餘日。翁視支封立石事。又就立石而學。往還百餘里。已盡翁術。從久留米藩田中勝成。盡受圓周綴術整數極數開方翻變法。文化戊辰。以善數遷為

計正。已而因勝成請為久留米臣。江都藤田嘉言弟子。時時致書。質問疑義。嘉言父定質以善數名聞天下。金萃翁所從學也。嘉言傳父業。世為大師。文政己丑。君統計事之江都。屬嘉言已卒。從其子權四郎討論。又得見霸府主計馬場正督。正督長子正統最巧於數。稱海內第一。君請以其子之玄為之弟子。又從藩士澤正次受米良家炮術。增廣其書。作附錄二卷。天保甲午。選為藏拙公子傳。公子賢好書。重其忠直。屢有加賜。君亦感公子之德。居常言公子若出為諸

侯嗣。我雖老從行。庶得微有報塞。屬公子有疾。深居自養。君亦以病卒。實天保辛丑三月七日也。壽六十五。葬城北清水寺。初娶于其族。有三男二女。長子之玄少有俊才。善繼君業。先君卒。次子之淵嗣。女嫁元田。葬餘皆歿。繼娶三浦氏。無子。君性廉介。慎於取予。久主錢穀。儕輩多為奸利。獨無所染污。家極貧。泊如也。天質清羸。多疾。言笑怡怡如。見者皆愛樂之。其從金華翁遊。與余及武野筭助。上下其論。筭助年最長。慷慨負氣。持論不能下人。余亦狂率。言無顧忌。君長于

余一歲。獨愷弟無所忤逆。至貫穿玄義。辨析奧理。便便言。人亦不能有所加焉。翁已卒。君歲一來省其家。十年猶一日。其家有事難決。多問君而行之。君來必過。余語未嘗不移晷。天保己亥。又來過。余曰。吾見子止于此耳。余驚曰。君猶強。何遽有此言。君曰。吾病日重。且明年公就國。公子日使吾問安。不能來也。又一歲。吾必死。家人即買魚作饌。取餘肉豉之。曰。君必盡此。而後去。君笑曰。諾。吾且往。與筭助訣。筭助已癯。老不能來。其家負郭居。委巷湫隘。君問訪得見之。筭助即

問之玄之死。二人皆兩泣。不能有言而罷。間歲果聞君卒。亟使人計于筭助。筭助疾病。矐若而已。今茲正月。余畏寒不能出。暮春之季。始謁金華翁墓于孤冢之下。見與筭助墳隔蹊對峙。草木之緡入之者且半。荒煙白露。四顧寂寥。欲論往事。無可與言。一童執屨從。漠然如無所聞者。悽愴顧懷。久之不能去。已歸。公子適使人命作君碑文。余為慨然。終次所聞。係以銘曰。

有始者必有終。能令終者。豈非我故人耶。

### 祭愚山先生文

文化十二年。二月三日。門人帆足萬里。謹以香果之奠。致祭于蘭室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何豐於德。而儉於年。天何常壽。頑頓而夭。俊賢。豈氣之清者易散。濁者常存。將彼實不知。任其自燼。情之所專。人見其偏。先生之德。為世所仰。懿行外植。達識內朗。清不絕物。有儀可象。夙志古道。六學皆肄。掇粹洛閩。誕以辭遂。異端百氏。皆知其至。有來不逆。文理順治。隱豐之鄙。如將終身。孝安其親。義孚於人。非黽非勉。行其所



安。奕奕大藩。聘以玄纁。曰不敢臣。來為我賓。授室中  
國。矜式俊民。于視其業。維崧維倫。有所不合。乞罷便  
親。維藩禮異。不廢其言。遷于別都。鶴江之濱。以近其  
冢。依其有姻。海陬荒僻。漁塩所陳。曾不期月。絃誦如  
雲。及今之侯。恭儉且仁。學而臣之。兆於往躅。登庸守  
職。群僚是督。奄忽告逝。百身莫贖。嗟乎先生。教人不  
倦。賤如萬里。誘導孔眷。由文躋道。誨使卒踐。如何愚  
菀。匪化匪變。弱湛疾病。廢頓於家。猶賜書疏。鍼疵褒  
嘉。幽蔽逃匿。囚于蒿蔚。病不嘗藥。葬不執紼。死生殊

途。誰知哀鬱。德音粹容。見于彷彿。嗟乎哀哉。尚饗。

### 祭二宮丈人文

維文政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帆足萬里。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祭於二宮丈人之靈。曰。公少多能。嗜於書策。  
射乎允闕。執御用戟。已學算數。所習必積。抉摘幽眇。  
無術不白。監郡為職。最於藩臣。四境之治。繫于一身。  
公夙任之。躬之親之。民所疾苦。無不指陳。視於前後。  
允為拔群。公室有戴。國於立石。有弛其綱。姦匿孔碩。  
公乎受命。往治其籍。百事允理。無拒無斂。畢職而歸。

請老以老。葛巾鳩杖。以從其好。初予志數。局於九九。公發其書。謂汝取之。匪瘦匪吝。以為此厚。暇日過我。從容杯酒。莠言自口。我不汝答。公之已醉。笑言欣欣。我老將死。莫偷其歡。必須汝文。以澆我墳。嗟乎公長已。我其食言。敢薦不腆。以告其獨。西山之足。有坦其原。其草已茂。其兆孔安。公之取歸。令聞不泯。嗚呼哀哉。尚饗。

帆足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